

孝漢五志





季漢五志卷之八

錢塘王復禮艸堂纂輯

藝文

北京順天關廟記

有詩

元郝經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欲。  
代。漢。受。命。比。迹。高。光。而。祇。事。於。詐。力。智。計。土。地。甲。兵。  
獨。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  
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為。僭。偽。曹。氏。  
徒。為。篡。竊。孫。氏。徒。為。偏。霸。竟。不。能。以。有。漢。初。王。及。車。  
騎。將。軍。飛。與。昭。烈。為。友。約。為。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

取益州。留王鎮荊州。獨當一面。犄角。威操。昭烈進取漢中。王威震許洛。幾復漢矣。不幸而操權合謀以圖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與飛出師伐權。以誅讐。飛死而帝崩。始則王與飛以死事。昭烈終則昭烈與飛以死報。王嗚呼仁之至。義之盡也。王諱羽。字雲長。姓關氏。解梁人。起義於涿郡。戰爭於徐兗。奔走於冀豫。立功於江淮。而歿於荆楚。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爲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

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猶  
若是况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操復漢有餘地  
矣容僞醜正實繁有徒嗚呼哀哉順天當燕趙之衝  
而府中之廟二皆庠俯塾偏不稱王之威靈歲丁酉  
權帥府事苑德於雞水南湖之右創爲新廟耽耽奕  
奕神居巍然初爲廟貌並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  
爲三萬戶張公來享於廟退爲德曰廟無二主尊無  
二上君臣同祀而王侍側如昔享覲不專非制也遂  
議別爲昭烈皇帝廟而王始正南面之位焉己酉秋  
大享禮畢講碑其事故推本君臣之義以詔不朽仍

李漢五志  
作詩以侑神詩曰

漢季草澤生英雄。王自蒲坂來山東。結交四海皆兒  
童。燕南壯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開心胸。樓桑五丈卽  
沛豐。破屋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奸兇。萬折不易  
以死從。闕如兩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火紅誰知京  
都遠。蕪空盡爲管氏妖。狐蹤忽爾陷賊當。天窮躍馬  
斬將萬衆中。侯印賜金還自封。橫刀拜書去曹公。千  
古凜凜國士風。跨有荆益事戰攻。直指許洛期一戎  
操。如喘鼠謀避鋒。權如黥梟示象恭。肘腋揜襲有呂  
蒙。遂令大業弗克終。飛死帝崩永安宮。三人在天義

烈同。惟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  
王爵隆。權鬼不食。王禮崇。作詩頌。王興義。功願如東。  
坡贊孔融。廣紀剛記  
內句非

勅脩北京關廟記

有詞

明

商輅

漢壽亭侯廟。在都城西北隅。蓋洪武中建。我太祖高  
皇帝繼天立極。事神治民。兩盡其誠。而於祀典。祠廟  
具有著令。太宗文皇帝嘉侯功烈。特頒龍鳳黃紵絲  
旗一面。揭竿豎之。以彰威靈。每歲正旦。冬至。及朔望。  
祭祀。香燭等儀。具有恒品。列聖相承。崇奉益嚴。第歲  
月滋久。殿堂門廡。寢以頽圯。成化丁酉。春二月初吉。

皇上申命內官監太監宿政董工發材重加脩葺朽者更之腐者易之欹者正之缺者補之漫漶者增飾之塗以丹漆傳以藻繪於是正殿兩廊重門皆煥然一新。掄木植竿內製暗花柳黃紵絲旗揭之并製紵絲大紅織金等袍服青織金雲幡披之懸之添設神桌神龕黃綾圍幔硃紅竹簾黃銅香爐花瓶燭臺凡供用之器罔有不備。廟後嫌於窄隘復命太監金輔齋內帑白金若干偕宿政市居民房地展之并付本廟永奉香火內植松柏外列垣墉規模廣大觀者起敬政等以竣事闕上深嘉悅命臣各撰文勒之穹碑。



垂示永久。臣輅頓首受命。謹按侯姓關氏。諱羽。字雲長。本河東解人。涿郡先主聚徒鄉里。匡扶漢室。遂往歸之。時與張飛益德齊名。先主及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遂累建奇功。三分天下。使漢鼎獲存。漢統復續。侯之功居多。侯精忠大義。炳若日星。千載之下。凜然猶有生氣。祠廟之設。徧於天下。然涿發跡之地。順天爲涿之會府。都城有廟。揆禮尤宜。祭法曰。聖王之制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靖難則祀之。侯蓋兼之矣。歷代累封王爵。備極褒崇。我皇明重定典禮。忠臣烈士。一依當時秩號。此漢壽亭侯之稱。所爲有合。

先王之制也。歟。當聖天子懷柔百神之日。聿新祠宇。祇薦祀事。所以報大功於異代。祈景貺於方來者。無非爲國家爲生民計也。自是以往。陰陽調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國有禎祥。物無疵癘。用躋斯世於雍熙泰和之盛。則侯之所以翊贊孚佑我聖明者。其功不尤偉乎。臣輅謹敘述其事而繫之以辭曰。

桓桓虎臣。生於漢季。資兼文武。志存忠義。脩髯如戟。雄才卓異。傾心先主。力扶宗社。感魏陪吳。所向風靡。漢祚復延。厥功爲最。侯之功業著於當代。侯之英靈昭於永世。洪惟天朝。奄有四海。護國庇民。神功甚大。

立廟都城用伸報祀。肆惟皇上述事繼志。幸新祀宇。度越往制。惟俟陟降。洋洋如在。佑我皇明。永錫胤系。聖壽萬年。鴻圖億載。福祿自天。有隆無替。

勅脩北京關廟記

明徐溥

去國門三十里。入西山。其地曰金山口。諸妃嬪葬地。所在其旁。舊有廟。以祀漢壽亭侯關公者。歲久就圯。莫爲脩葺。弘治五年。某官某奉命治安妃之墳。工既畢。入奏於廷。請以羨材從役事。乃移某官某理之。楹殿瓦。易梁木。朱碧交煥。髹堊競彩。其中則塑像繪貌。聳爲巨觀。又越三歲矣。頃者某官某奉命舉祀事。見

其礪石已具而未育。文具其顛末。請予記。予惟天地  
二氣流行。無所不有。故英靈所寓。明則爲人。幽則爲  
鬼神。隨事體物。有昭然不可誣者。侯從昭烈帝仗義  
兵復漢室。折衝勅敵。固已雄蓋天下矣。及失天時。違  
地利。非人力所能強者。則其忠義之所憤激。剛大之  
所克塞。此心此氣。雖死猶生。宜其極六合而無間。歷  
百世而彌光。兒童婦女之所必知。而道流釋徒之所  
依藉以爲重者也。侯之生。曷嘗徼求而預計之哉。世  
之稱侯之神者。吉凶禍福。類多符驗。入其廟。廷覩其  
像貌。必爲之心惕神動。洋洋乎如在其左右。蓋其所

謂忠義而剛大者。有以激之。亦非有所強而致也。彼附曹黨馬之輩。如沙虫鬼魅。漸盡而無餘者。亦惡足道哉。孔子不語神。子思所引。乃贊其德之盛。中古毀淫祠。而季札子胥之廟。尙得不廢。以侯之靈。隨所在而祀之。豈徒然哉。今天下之大。未暇論。都邑內外。廟侯者。何啻千百。是役也。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因錄其脩建之由。俾後之人。知是廟也。有天子之命在焉。其視窮鄉下社。野夫賤吏之所建置。亦異矣。是爲記。

北京正陽門關廟記

有詞

明

焦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於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庭。歎蜀至今千三百年。事之興廢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荒邊夸徽。所在有之。而芸夫牧豎。

婦人女子。咸奔走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綰四方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沮。姦謀振發。忠義以助成聖化者。非細。嗚呼。爲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間。無殊嚴卜。非盛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辰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歟。余少知嚮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茲士大夫謂籩豆有嚴。而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也。乃命余碑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旄。如羆如虎。逸氣干霄。  
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禦侮。  
大厦顛隳。極力撐拄。靈鋒電耀。威策霞舉。勇摧七將。  
氣吞羣旅。報曹詎。盤詈吳。非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  
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衰掃除。萬國安堵。方倚長城。  
遽停相杵。鬱鬱遺冤。駭霆怒雨。豈其湮淪。草木朽腐。  
烝哉文皇。鷹揚啓土。奠鼎幽燕。飛龍九五。鬱屈觚稜。  
穹窿禁籞。侯呵護之。如棟斯礎。晻靄陰風。弓刀楚楚。  
森然環衛。惟蹕是扈。伏臘續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  
毗蘭洲莽。卜以蒔茅。答如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



匪。特。提。之。禦。面。相。語。義。舉。長。伸。茲。謀。邁。沮。侯。其。宜。宜。  
鹿。厥。圖。宇。辨。國。熙。恬。邊。陲。中。監。翳。日。腥。雲。有。紛。獯。鹵。  
侯。甲。皦。皦。亦。楮。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尙。截。狐。豕。  
披。攘。羯。粘。永。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旣。躡。松。桂。翔。舞。  
孔。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龜。跌。鐘。橫。石。虞。敬。勒。銘。詞。  
流。芬。終。古。劉。侗。節。錄。改。詞。非。是。碑。董。其。昌。書。

北京東光關廟記 有詞

明 錢福

王。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  
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畷。村。嫗。懼。其。神。弔。古。感。  
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讐。

以。泯。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于。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勉。之。可。剽。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有。補。於。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遙。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於。操。非。降。則。死。而。王。寃。轉。曲。從。斬。一。將。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

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問。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伸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爲之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旣死。而荊州構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爲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損。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尙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而得罪於漢室。亦大矣。故權

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  
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  
明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  
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  
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於一時而終當  
感發於後世積之久而不可自巳然後吾心之神  
若有見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廟祀之所繇設也。東  
光之廟創於皇明宣德間迄今再脩者邑宦海寧縣  
丞羅君清予故人也。仰王之忠烈乃立石屬予爲碑  
詞以昭於後世且東光與涿郡南北並列爲赤縣廟

於東光爲尤宜。而王之死節臨沮爲楚地。故於碑之  
末復爲些詞。以遺邑人。俾歌以祀之。其詞曰。齊  
虬髯龍翔。風洽吳些。上帝旣命。我版圖些。王兮歸來。  
勿吞屠些。刮劊含笑。力拔許些。上帝旣命。我疆圉些。  
王兮歸來。勿趨距些。王兮歸來。勿之荆些。赤壁烟銷。  
江水平些。王兮歸來。勿之益些。陣石纍纍。駢以積些。  
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誓殉國讐。奚有故鄉些。豈不  
遐思。東入洛陽些。虺虵窟室。蛟龍遁藏些。桑陰芑隣。  
童童如車些。羽葆亭亭。爰駐乘輿些。王兮歸來。帝情  
所予些。湯沐有邑。沛我郊墟些。籩有核兮。盤有魚些。

疇薦黍兮。園摘蔬些。蒐回夢醒兮。釋樊豬些。鞭風霆兮。下太虛些。遨遊八表兮。返厥初些。福藟藟兮。民歡於些。壽皇圖兮。護儲胥些。王其不來兮。民感曷紆些。  
王復禮云。錢集記內去東光十一句。并易三句。云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語意似悖。俱非。因從東光刻。

北京霸州關廟記

明王樂善

古者懷柔百神。以誠民。有天神。有地祇。有人鬼。而其祀人鬼也。以有功德於民。以能爲民禦菑捍患。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所秩祀。大都皆正人君子。能張膽明目。完浩然之氣。而直躬以行者也。顧均一神也。

有一世祀者。有十世祀者。有百世祀者。均一祀也。有以家者。有以邑者。有以國者。則秉氣有偏全。功德有大小。故勝蠻因之。而民之翊戴亦以是爲差也。然惟漢前將軍壯繆。關公爲最著云。侯祠宇遍宇內。靈應亦遍宇內。無論家戶。戶祝卽三尺童子。以至悍夫戾卒。咸無敢名侯者。匪獨秉彝好德。民有同心。亦侯之浩然常伸者。克塞天地。故凡含氣而生者。咸以氣相附也。且侯生丁衰季。皇路傾歛。士軌骯敝。侯輕去鄉里。而薄游范陽。此必有大不平者。以重拂其心。故潔身而遊。及運際雲龍。交拔魚水。委身知己之主。間關

戮力不以艱難夸險易心。卽其酬知雅志。疾惡雄圖。直將羸狡。購吞奸權。不與二酋一朝共戴天者。寧知功不竟而齋志以歿。歿且炳煥宇宙。血食千百世。永無斃哉。此無他。俟得天地氣全。逢時數厄。浩然之積鬱。極而結爲元精。故以百千萬宇宙。人心之氣爲一身。又以百千萬世宇宙。人心之氣爲一息。亦若陰陽積氣之爲日。爲月。亘萬古而光景常新。隨幽崆蒨房而容光必照也。養生家持其致柔之說。學熊鳥消息以求久視。夫旣柔其氣。卽虧其浩然者矣。卽幸緩須臾無死。不過潛形林莽。延喘巉崖。視購權之狐媚。



鼠竊張皇旦夕者。少分清濁耳。此與難燭暗室。思以  
幸不觸風者何異。終歸漸燼。孰與侯之明目張膽。彪  
炳一時。駿奔萬姓。俎豆百世。若日月之經天哉。余先  
君罷曹州別駕歸。憫里人之依託胡神淫鬼而民義  
不著也。則幸二三父老爲祠祀侯。經營伊初。靈響特  
異。諸懷侯之烈而偉侯之洋洋者。咸以資助麋集焉。  
祠成。靈響又特異。諸以旱禱。以澤請。以疑決。以疾禱。  
且報者。踵相屬焉。越若干年。爲萬曆庚寅。祠漸弊。以  
成。先緒維世風。於是乎在也。則亟任紀綱之僕。不及  
期而祠又成。崇廣視舊有加。更拓道院以居守者。而

予爲之紀其始末如此。若侯之神靈者，以完此浩然。則二三子之事侯者，亦無徒飾歲時土木之虛文。而當守善善惡惡之直道。不然，枉而心以對越。此如持水向火，其不立取災也。亦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耳。至於侯之功業，則人人耳而口之無藉不佞云。

北京正陽門關廟記

有詞

國朝

沈荃

學宮祀孔子。環海內外罔不徧。其在京師則天子北面奉祠。歲爲典禮。生民來所未有也。後孔子而廟祀燁赫。惟漢前將軍關侯爲最。凡鳥言卉服殊方遐島之鄉。崇構雕宮。照耀雲日者。無慮億千數。夫自古

義士仁人。振不世出之畧者衆矣。或專祀一方。或延  
祀數世。侯之祀赫以徧。久而逾虔。數千年春秋伏臘。  
饗禮無闕。嗚呼盛哉。京師蓋天下首善之地。正陽門  
者。天子萬乘出入之所。必先也。侯食於斯土。昭靈  
表績。封號洊加。四方之進禮祠下者。祇威仰烈。靡不  
稽顙恐後。有所穆卜。如響斯應。侯之功在軍國。澤浹  
生民。皎然日月之在天。沛乎江河之行地。克周布濩。  
旁訖乎無垠。豈必擇一區而棲其靈異哉。天眷有德。  
鬼神福善。嚴對越以薦馨香。侯所憑將在是矣。今  
天子升中告天。徧禮羣望。維謹嘗親詣廟庭。御書

忠義二字其上。侯霓旌玉節。洋洋乎陟降左右。其拱翼天闕。和會百靈。以佑我國家無疆之祚。宜眎他郡國祠廟爲尤異也。廟故有碑。明翰林脩撰焦公竑記。禮部尙書董公其昌書之於石。頌侯威德尙矣。歲久廟寢敝。江陰宦君廷弼以儒家子。來主廟事。晨夕弗懈。越三載。復請立石。予謂侯之義烈炳炳。人具能道之。嘉宦氏之請。佑以迎神送神之曲。其詞曰。神之來。揚桂旗。乘赤豹。駕虹霓。卿雲見。祥飈隨。蘭醕薦。鳳笙吹。開閭闔。集靈祇。神之去。和鸞鳴。廻北渚。翔太清。淑氣扇。嘉禾生。和風雨。掃欃槍。萬邦綏。泰階平。

北京雙關廟記

國朝

毛奇齡

雙關廟。在京城四并園南。祠漢壯侯前楹。而兩侯竝  
席。如聯璧然。然不知其所自始。其後三楹。養大士像。  
則比丘尼靜元者。實爲之。靜元。故前朝宮人。相傳萬  
曆間。當福邸出藩之際。有尙寢局掌設女官。送之城  
西。見道傍小女。妓而皙。擲以金。器遽抱之入宮。卽靜  
元也。其後隸坤寧。答應凡若干年。而以嗣君清禁。侍  
隨例。番出。則捨飾養佛。庶幾宮人入道之遺焉。迄于  
今老矣。積向所賜金。構椽習誦。而猶懼爲勢所奪也。  
在昔洛陽伽藍。半屬尼寺。而何充以大家婦女祝髮。

者。夥。因。捨。所。居。宅。以。安。尼。衆。今。靜。元。自。飾。所。居。未。嘗。藉。長。安。貴。人。爲。之。化。主。而。丈。室。自。安。一。巾。一。盃。無。與。人。事。然。且。上。陽。白。髮。老。入。空。門。卽。廬。江。捨。宅。猶。恐。棲。息。之。不。足。而。尙。忍。奪。之。壯。侯。有。神。神。倍。則。呵。護。亦。倍。也。靜。元。徒。不。住。介。隣。嫗。之。有。道。者。稽。首。請。書。石。遂。書。此。

山西解州關廟記

宋鄭咸

侯諱羽。姓關氏。以忠義大節。事蜀先主。昭烈皇帝。爲左右禦侮之臣。官至前將軍。假節鉞。侯之名聞於天下。後世雖老農稚子。皆能道之。然皆謂侯英武善戰。

爲萬人敵耳。此不足以知侯也。方漢之將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資，挾天子以據中原，虎視隣國，謂本初猶不足數，而况其下哉？獨先主區區欲較其力而與之抗，然屢戰而數敗矣。士於此時，懷去就之計者，得以擇主而事之，苟不明於忠義大節，孰肯抗強而助弱去安而卽危？夫爵祿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視萬鍾猶一芥之輕，比千乘於匹夫之賤者，豈有他哉？忠盡而義勝耳。侯以孟德名爲漢臣，實漢讐也。而先主固劉氏之宗種，侯嘗受漢爵號矣。苟爲擇其所事，則當與曹乎？與劉乎？曹劉之不敵，雖愚者知之。巴蜀數郡以

當天下之半。其成功不可待也。而侯豈以此少動其心哉。秋霜之嚴。見睨則消。南金之堅。遇剛則折。而侯之忠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居後。不可奪也。孔融、楊彪皆巨德元老。一日少忤孟德。乃戮而囚之。侯爲孟德所得。不敢加無禮焉。比其去也。熟視而不敢追。然則侯之所以勝孟德者多矣。蓋有以服其心而折其氣。豈在行陣間乎。侯本解人。廟於郡城之西。廟久不治。里中父老相與經營。加完新焉。時維太守張公別乘張公相與爲雍容鎮靜之政。而解民熙然樂之。日有餘暇。可以致力於神矣。然則神安其宅。厥有由。



哉。廣絕剛者非。

山西解州關廟記

有詞

金田特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若范增爲項楚畫計。雖怒撞玉斗。未免爲彭城之廢人矣。勇而義寡不能堅事君之節。沒世無以成其名。若呂布反復無定。雖巧中戟支。未免爲白門之縛鹵矣。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雋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偉歟。昔卯金不競。六合幅裂。曹操以姦雄之資。挾天子以令四方。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先主以漢之宗裔。稟寬厚之姿。負

英雄之氣。下將解黔首之倒懸。上則懼高光之不血食也。屈體待士。紹復舊物。公於是時。意謂予曹則助賊爲虐。逆也。予劉則輔正合義。順也。審逆順之理。定去就之分。委質於先主。如雲風之從龍虎。左右禦侮。周旋險艱。有死無二。及董督荊州也。降于禁。戮龐德。梁郊陸渾。遙受封號。威聲赫然。震疊華夏。曹操議徙許以避其鋒。江東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爲鼎足強國。二敵睥睨而不敢妄動者。非公之力歟。當時諸葛孔明。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謂馬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猶未及髯之絕。

倫超羣也。世多稱策馬刺良於萬衆中爲公之美。豈知公者哉。且公平昔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方先主在許。與操同獵。公勸先主殺操而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公怒曰。往日若從羽言。豈有今日之困。以是知公之好學。通古深識。遠見。又有大過人者。或者謂揖讓道衰。時君世主。往往以征伐建大業。其武勇鷙悍之將。不可以數計。奚獨稱公哉。余請以西漢信布而論之。信遣使求爲假王。布出見帳。御飲食而喜。彼既北面爲臣。乃前却人主以求快已。是皆市井要利者之所爲也。豈若公爲操禮遇甚厚。視

高爵重賞。藪如草壤。盡封所賜而去。嗚呼。士窮見節。義方。昔勢熾矣。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義。視信布。豈得同日而論哉。至今皓叟黃童。樵夫走卒。聞談三國戰爭之事。則猶鼓譟踴躍。以爲公之助。若非以識去就。分明挺忠義大節。何能聲名暴白。得人心愛慕之。如是。聖解實公之故邦。廟在邵城之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其後。本朝承平日久。制作禮文。咸設祀典。慮公之廟。歲久將敝。特降明命。而完新之。邦人爭獻財力。而助成之。父老請余文以記。余旣喜敘公之忠節。休烈亦將以律天下。

後世之爲人臣者遂爲之碑而系之以詞

漢日晦蝕黃星奕奕誅鋤賢哲狐媚竊國劉實漢宗

天下英雄哀我民惘絡復先功公初草伏相時擇木

予操爲辱幡然歸蜀萬人之敵飛趨辟易忠貫金石

始終一德魏將覆兵江東請盟華夏震驚隱然長城

生爲虎臣沒爲明神四海駿奔豈特邦人條山蒼蒼

河水洋洋山高水長英聲不忘廣紀記內刪信布一段則與視信布句無

照應關志及類編刪記後詞一段俱非

山西解州關廟記

元 鄭獻

事君致身之謂忠擇主輔正之謂義故國統旣亡而

使復存人心已離而使復合豈非山嶽降神爲國之  
幹者乎昔桓靈失柄寇盜蠭起一時豪傑提兵叫號  
名曰討賊實皆雄據封域紹熾於山東術狂於淮右  
表擅荆襄備敗徐豫假王命以令天下則莫疆於操  
席父兄以保江東則莫盛於權獻皇擁虛器於上諸  
侯肆吞噬於下士君子出有志功名者各擇主而事  
焉惟以勢之疆弱事之成敗爲身之去就知如或攸  
勇如瑜肅威蹈一轍而王也獨能明逆順伸信義委  
身於中山靖王之裔掃羣寇之擾攘復炎劉之祚業  
雖屢敗屢奔顛沛流離而志氣不屈卒能輔翼昭烈

克。紹。正。統。所。謂。一。旅。而。興。夏。一。申。而。存。楚。者。也。是。其  
心。所。見。者。一。於。輔。正。故。其。身。所。許。者。堅。於。成。仁。至。於  
成。敗。利。害。有。弗。較。焉。方。其。視。曹。瞞。之。爵。賞。猶。草。芥。繼  
孫。鹵。之。請。婚。若。讐。隙。而。興。漢。滅。賊。之。素。志。真。猶。泰。山  
喬。嶽。訓。士。勵。卒。攻。城。罌。戰。斃。而。後。已。焉。王。之。忠。義。固  
當。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爲。悠。久。余。嘗。品。列。三。國。人  
物。諸。葛。武。侯。之。次。惟。王。絕。倫。宜。乎。百。世。無。窮。崇。以。王  
爵。徼。稱。普。天。之。下。人。敬。而。家。祀。之。也。王。解。人。也。生。爲  
漢。名。將。歿。爲。解。土。神。廟。在。治。城。之。西。壯。麗。魁。於。寰。宇。  
郡。人。有。蔡。榮。者。覩。其。神。廟。頽。圯。迺。作。而。新。之。今。三。十

餘載其子玉念先志之未就。復施財備工以資飾之。郡文學薛彞偕玉巧文。余謂王之勳業。漢史所書。其英風義氣。使人慕爲善之福。懼爲惡之禍。誠有助於風化也。

勅賜山西英烈廟記

明 王建中

廟稱英烈者何。蓋關漢壽亭侯封武安王之梓里。今皇上特賜廟號。以旌忠義。以彰靈佑者也。維王忠貫千古。神游八極。祠宇宮殿。星臚絃垓。聞在昔章鄉玉泉。皆有廟祠。茲解梁之寶池里。尤其濬發鍾靈之地。自宋大中祥符肇建廟於解西關外。元佑壬申。又勅



重脩至國朝弘治三年。奏准春狄庚日致祭。而廟號  
尙闕。然未講也。萬曆乙未。有崇寧宮道官張通厚。雅  
志追尊。叩閭請王封號。惟帝曰。都下禮臣議。時太宗  
伯范公謙。祠祭郎楊公鳳等。題爲特賜祠額。以慰英  
魂。以光故里事。惟帝曰。俞。祠額與做英烈。煌煌聖謨。  
真是挽回九天之靈。勃勃有生氣。且以作忠臣烈士  
之心。於不衰時。觀察喬公侍御曾公。捐俸募義。官董  
役。家輸財。人輸力。五工輸技。羣革聯雲。丹腹絢日。屹  
然貝闕瓊宮。龍樓麟閣。翼翼爲四方極。始鳩於乙巳  
春。迄丙午秋。張刺史通襄厥成焉。適余奉欽謫。運幕

至瞻謁禮竣。道士楊通逸以碑記請。余竊咨咨歎曰。封神曠典也。英烈顯名也。以幾千百禩所未有者。創焉。一黃冠徼而得之。固明天子之褒崇。超軼尋常。亦神靈默以啓佑之也。我聞之。自古英傑鷲勇。奮激轟然。生爲上將。沒爲明神。如前之伍大夫。李將軍。後之張睢陽。岳武穆。屈指不可枚數。然有朝紳知之。而草野未必識。鄉國知之。而遐邇未必信。當世知之。而歲月湮沒。未必傳者。若夫自漢以來。戶祝戶誦。凜若雷霆。慕若考妣。至婦人豎子。劇寇醜鹵。罔不嚴畏。悚惕彌久。爛尊則惟王一人耳。胡神之英烈。若此。問之道。

士俛而不答。迺出。趙司徒誌示余覽。余諦觀之。一則以輔漢於蜀。扶翼正統。爲擇主之明。一則以白馬貞盟。秉燭達曙。爲惇倫之重。一則以捐生荆峽。爲貞不忘君。一則以戰戮蚩尤。爲死不忘國。噫嘻。是知王神矣。猶未知所以神也。蓋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語曰。神之所憑。將在德矣。蓋神以地靈。地以神重。泗上有真龍。則豐沛之傑。侑饗。南陽有赤符。則雲臺之將。配食。龍虎會而風雲從。郊藪開而麟鳳集。應求之理。然也。矧條山嶙峋。綿亘爲五嶽。碓黃河自龍門砥柱而下。激冽震撼。四瀆宗焉。其間平陽光被。蒲坂重

華暨安邑文命是堯舜禹三聖之所過化也是風后  
力牧六相之所開先也是臯夔稷禹諸名臣之所爲  
胚胎而漸染也王方萃間氣而祖龍逢其山川融結  
精神凝聚忠貞吐而虹日貫義勇奮而星斗寒力扶  
漢蜀吹炎燼於卯金氣吞吳魏夾益都於鼎足操服  
其誼權憚其威武侯稱髯之絕倫逸羣百戰無前三  
義永矢宜其名與天壤俱神與今古遊而耿耿焉不  
朽也謚以英烈意者其在斯乎昔晉師曠謂石言於  
野神或憑焉子產論伯有爲厲以取精多而用物弘  
立公孫洩以止之謂神有所託彼僅一石一厲耳尙

有所憑託。又矧王之英氣靈爽。取精用物。醞釀奚啻  
什伯之氤氳。氤氳。晶晶燁燁。正氣橫塞。玉泉顯而萬  
劫不磨。蚩尤戰而羣魔悉盪。襄我皇祚。護我離池。庇  
蔭我蒼生。夾輔我綱常。非憑託數聖人之流風餘韻  
而然耶。夫闕里縱宣聖。孟子與深幸其近聖人之居。  
乃王生數聖人之域。心契數聖人之教。非聞道者能  
如是乎。以故山東相。山西將。稱宇內兩絕。萬世王祀  
廟食。亦與孔孟鼎立。爭烈可但。曰漢室英烈乎哉。余  
以語道士。嗒然亦不答。請紀之於石。以俟尙論君子  
云。

山西省城關廟記

明 李維楨

關侯祠遍天下。晉其產也。祠最盛。華門圭竇之人。甕  
牖繩樞之子。無不肖像以事。尊敬過於祖禰。窮里委  
巷三家之市。率有叢祠。養具。其在藩司者。列堂下左  
方。西面與掾曹比屋。余出入輿過之。僂身屏氣。會承  
乏攝司篆。相堂左。隕垣外。斬艾蓬蒿。度九尺之筵。南  
北十筵而贏。東西六筵。不虞無地矣。已相廢。署柱石  
甕甌之屬。十五可用。不虞無材矣。徙而爲祠。二槐合  
抱。當地中央。倚槐北爲祠門。門崇一雉。廣容小局。三  
個槐列門左右。遠條及祠。祠室四楹。廣容乘車五個。

脩容大扁六個。前有軒。旁有廡。中有唐。自門及祠。脩  
四筵。祠三面。周垣。垣各有甬。左右三尺有奇。北倍之。  
門以內。閤。廡如也。門以外。地廣輪。視其內。殺三之一。  
東西倍四之一。東爲廬處。典守者屏蔽之。西故有門。  
東鄉。通行者仍之。使禮曹管鑰。以時啓閉。籍其鐘鼓。  
爵鼎之數。歲時朔望。謁款之儀。定爲秩祀。余竊聞之。  
禮經緯萬端。旁星周浹。不遺微小。目巧之室。則有奧。  
陣。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安。  
往。而不用禮。考史。侯與昭烈。布衣交。恩若兄弟。而稠。  
人。廣坐。侍立。終日。其秉禮如此。當漢之季。天下稱萬。

人敵。卽以馬孟起。黃漢升。嘖。暗。宿。將。侯。且。恥。爲。之。下。  
跳。盪。無。前。迄。乎。於。茲。猶。有。生。氣。寧。當。坐。吾。輩。旁。舍。而。  
况。廁。之。刀。筆。吏。次。乎。其。不。可。一。矣。土。神。微。者。也。南。面。  
血。食。侯。不。加。崇。更。處。非。其。所。湫。隘。囂。塵。其。不。可。二。矣。  
鄉。飲。酒。禮。賓。必。南。鄉。藩。臬。體。詎。不。尊。有。如。鄉。大。夫。貴。  
而。賢。者。入。見。必。攝。衣。冠。出。迎。延。之。上。坐。侯。於。鄉。爲。先。  
正。於。古。爲。名。臣。於。今。爲。明。神。曾。賓。客。之。不。如。其。不。可。  
三。矣。夫。禮。君。子。之。壇。宇。宮。庭。也。斯。須。不。可。去。五。禮。莫。  
重。於。祭。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祭。神。之。  
壇。宇。宮。庭。可。苟。而。已。矣。用。禮。爲。何。以。蒞。官。行。法。教。訓。



正俗而責。小人之不隆禮。由禮乎。安用君子爲。侯聰  
明正直而一者也。余爲此舉。豈敢私徼福。不欲以非  
禮事神耳。又按蜀志。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  
帝。稱盪寇將軍。漢壽亭侯。關羽。漢壽地也。亭侯。爵也。  
後人誤以漢爲代。以壽亭爲封。然所繇封亭侯。用刺  
顏良。解白馬圍。曹操表請。故漢獻爲操封。遷禮樂征  
伐。悉出矯制。非真帝意也。惟先主拜侯前將軍。假卽  
鉞。其事在辭。曹歸劉後。後主追諡曰壯繆侯。繆與穆  
通。俗諱繆爲謬。畧而不稱。余謂拜與諡。出自漢主。侯  
忠於主。其必靈承無疑。至宋封崇寧真君。又封義勇

武安王等號較昔雄峻。要以侯生不可奪志死不可  
奪名昭昭若三辰麗天。詎假王號爲重。祝史正辭因  
悉裁之。而直榜其門曰。漢前將軍關壯繆侯祠。顏其  
楣曰。絕倫逸羣。諸葛忠武與侯比肩事主。鞠躬盡瘁。  
侯嚴重之。采其書嘉獎侯語。知所歆也。冠服或同王  
者。亦按晉邸所藏舊圖。收定庶不踰禮。以妥忠覓神  
其吐之乎。夫近世之事。語尙在長老耳。將以余弔詭  
非經也。爲具述本末。就稽古尙友之士而正焉。

山西常平關廟記

明毛爲公

夫聖賢之篤生。必萃靈於川嶽。是以尙論其世者。夸

攷其地而後之居於其鄉者千百世之下猶倚之以  
爲重而尤幸有所仰止而奮興天下之想慕其風采  
者道其里恍然若親炙其爲人而顛然加敬畏此誠  
心之自然而今昔之所同也漢義勇武安王關公喬  
蹟條岡疑精鹹海忠義天植智勇絕倫偉然晉陸之  
傑也方火德式微中原鼎沸操賊挾主以基篡權奸  
竊據以稱雄智若或攸勇若瑜肅紛俛首臣妾以投  
目前功利之會疇復知正統攸在哉王義析麟經明  
順逆之分獨與燕人張益德奔帝胷而傾心慨然共  
誓以興復邂逅之信死生以之郤魏爵絕吳婚周旋

顛沛屹乎其不可奪。旣而威震華夏。業定三分。庶幾  
吹炎灰於復燃。而天不祚漢。卒死厥事。其凜凜大節。  
赫赫雄威。無論戎夸女孺。莫不仰其名而畏且服。自  
都邑以至井聚。廟貌而俎豆之者。蓋蠹然遍人境矣。  
解王之故里也。廟於城之西。塚者宏麗冠天下。而去  
城東二十里。村日常平者。則其宅居也。故有祠以當  
山麓。數蠹於風而制且簡陋。太守關中呂侯來。下車  
廟謁。徘徊瞻喟曰。古者鄉先生歿。則祀於其社。示表  
也。矧王大義彪炳千古者哉。而其生長之地。祠宇非  
稱。胡以表忠崇德而展殷報也。輒捐俸爲倡。命胥者

釀金而董治之。於是恢厥址。備厥制。增無壯。有式侈。厥觀門外屏。以琉璃。四圍周。以垣墉。寢殿益。以煖閣。鼎庖齋之建。新廊廡之飾。施三清道院之丹堊。培迤西護廟之堰防。區畫詳密。制度崇嚴。翼然煥然。隻殊往格。工始於丁卯之秋。竣於戊辰之春。會余謫倅於此。遍觀厥成。爰屬之記。予惟鬼神之道。通乎人心。誠之不可掩也。是以生爲正人。則歿爲明神。理有固然。而人之精神攸萃。則神亦萃止。其機妙於影響者。王之忠義正直。與日月爭光。天地合德。純然一誠。而無僞。則其歿而爲神也。固宜。漢去今二千有餘年。而其

靈爽之顯赫。恒足以禦災而捍患。禁邪而讐奸。豈非其忠誠之極。有以感人心於不窮。而夫人精神之萃。爰致其英。蒐義氣之磅礴於宇宙者。時爲之昭著耶。然則常平其爲王鍾靈之地。而解人之所以崇事之者。尤極其虔。則夫神之所依。當必與此山川之靈。而相爲陟降者矣。茲廟之脩。容後哉。容後哉。自茲俾居王之鄉者。歲時奔走肅拜。而慷慨忠直者。有所風。放僻邪慝者。有所畏。災殄疾疢者。有所祈禱。又俾過王之里者。瞻其廟貌。而展其夙慕之忱。覩其山川。而知其篤生之自。其於風教。不爲無補也已。呂侯之用意。

豈其微哉。余不文。漫爲記之。如此若廼王之心迹。則名公之闡揚甚詳。而此廟改創之因。則前進士徐公祚。李公瑤之碑撰可稽也。呂侯諱文南。咸寧人。由定興尹。以能擢今職。所在惠政。浹民。百廢具舉。不可殫述云。

湖廣當陽關廟記

唐董挺

玉泉寺在覆船山東。去當陽縣三十里。疊嶂迴擁。飛泉迤邐。信金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漢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

光大中。智顛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號。前劈巨嶺。下湮澄潭。瓌林叢什。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唯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銳。孔明謂之絕倫。其於狗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爲英賢。沒爲明神。精靈所託。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係。昔陸法和假神以擄任約。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素入寺。皆若嚴官在旁。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



書江陵尹裴公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厥縣斷絕。豈守宰收人之意耶。乃命令張儂。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樂櫺博敞。容衛端肅。唯曩時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尙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剞制度。則列於碑後。

湖廣玉泉加封英濟王記

宋 蕭軫

爲臣而忠於君。世固有之。均於忠而處之難者。爲可

尚。祗。金。革。至。死。不。厭。非。難。也。當。其。義。利。之。未。分。是。非。之。莫。辨。而。見。之。在。我。者。一。定。誠。難。也。胥。不。盡。忠。於。楚。而。盡。忠。於。吳。忠。不。足。推。也。平。不。謀。於。項。而。謀。於。劉。義。不。足。取。也。三。國。鼎。峙。漢。祚。已。移。天。下。英。雄。豪。傑。雲。合。響。應。孰。不。願。爲。曹。公。執。鞭。弭。以。驅。馳。者。壯。繆。嘗。受。曹。之。恩。矣。其。於。先。主。君。臣。之。分。未。定。也。惓。惓。於。先。主。不。渝。其。初。非。見。之。明。守。之。確。行。之。剛。者。詎。能。爾。邪。天。數。人。事。不。符。功。業。垂。成。山。崩。一。篲。遺。英。餘。烈。猶。爲。千。載。之。福。澤。何。其。盛。哉。記。謂。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祀。之。邦。人。於。王。食。焉。必。祀。事。焉。必。咨。奚。求。弗。獲。奚。禱。弗。應。

日雨而雨。曰暘而暘。王之力量也。疫癘不作。飢饉不臻。王之恩也。盜賊屏息。田里舉安。王之陰騭也。淳熙十四年。襄陽王公銖。世其家。權郡麾。謂王之有功於民也。遂列其狀於部。使者而上之朝廷。以求加封。褒崇節槩。不吝爵號。增曰。英濟寵渥。極矣。詔命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奉安之日。遐邇歡騰。老稚夾道。縱觀舉手加額。咸曰。非王之受其賜。民之受其賜也。其得民之深也。如此哉。王廟食當陽。覆船之玉泉寺。住山比丘慶思。來請記於軫。且以彰王之德。侈朝廷之命於王。慨慕古人。觀書之際。辨姦諛於既歿。表忠

義於已往茲軫之心亦太守王公之心也

湖廣玉泉關廟記

明孫繼魯

松山子較士過當陽自夸陵午憇玉泉寺周覽壯麗特盛荆南以覆舟山祀漢壽關侯也乃涉玉泉觀侯廟將頽於草木莽莽中乃言曰山如覆舟玉泉出焉侯致命地也玉泉寺盛以侯致命覆舟山則寺因侯盛多年矣浮圖立不經說誣侯願護法王泉弗治其廟豈知所自歟乃屬承天知府吳君惺督知縣侯嘉祥董沙門脩葺之尋落成時予期月竣事全楚歸節武昌嘉祥以知府意來求記予惟古人臣未有不本

於精忠而能射精光於霄壤與日月爭明者也侯之  
精忠從昭烈於四海鼎沸顛沛流離中雖操權百計  
私交不一少渝及新得荊州留侯鎮後天若祚之則  
威震華夏有終荊州之軍必向宛雒益州之衆得出  
秦川乃高帝南鎮入關中光武南陽定河北算也亡  
何吳魏合謀掩侯不備其致命覆舟山者天也故侯  
亡則荊州失荊州失則宛雒無軍向之望宛雒無軍  
向之望則益州之衆竟不能出秦川而興漢室也昭  
烈孔明所以竭力經營者未能成焉此侯亡漢室不  
興之兆先見矣何待未安駕晏渭濱星隕哉故侯之

精忠信照當年其精光宜射霄壤洵宜與日月爭明者也。魯愛侯廟成不佞論其木較畀嘉祥勒之覆舟山以表侯精忠精光以風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因以警玉泉寺俾勿壞侯廟毋重忘所自毋誣侯願護法云。

湖廣當陽關廟記

有詞

明

徐階

義勇武安王有廟在當陽縣之西五里蓋王於是葬焉古所謂章鄉者也廟始建於成化丁亥凡日殿者三曰門者二曰堂曰祭臺者各一請於朝詔得以春秋薦俎豆事載於碑其後屋漸圯而有司莫能葺嘉

靖丙辰春。祠禮太監黃公太保都督陸公。出其祿賜之餘。得白金二千五百兩。屬守備太監張方撤而新之。又建坊於其前。作鐘鼓樓。諸廟祀之具咸備。繚以周垣。而守之以僧若干人。其冬十月。告成事。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按史。王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四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於人者。死則必食其報。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其廟祀亦必因之。獨忠義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慨

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彜也。當漢之季。謀臣策士。咸知天下之勢。必歸曹操。而王獨以正統所在。委身昭烈。及爲操所執。操禮之盛厚。而王迄無二心。去強歸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尤者乎。孔子述六經。垂訓萬世。感人以功德。王感人以忠義。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世或疑孔明益德與王同事昭烈。其忠義亦同。而廟祀之盛。皆不及王。以爲事同而報異者。夫益德非王比也。孔明之事。著在蜀耳。王始見執於操。其刺顏良。舍而歸漢。魏之人舉能言之。至降于禁。斬龐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之君臣日



交。蓋王以中爲快。王歿。操曰。以強吳亦遂。臣於魏。識  
者於是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無不  
知王者。父老子弟。轉相告語。傳之四海。流及後世。而  
各有激於秉彜之良。此王所以著於孔明者歟。故曰。  
王廟祀徧天下。宜也。廟繫牲有石。二公請予書其重  
死之歲月。予因論王所以致此者。系之詞。俾歌以祀  
王。黃公名錦。在司禮。務德而奉公。陸公名炳。有文武  
才。其志在安社稷。觀於此舉。可以得其人之槩矣。詞  
曰。公名錦。在司禮。務德而奉公。陸公名炳。有文武  
才。其志在安社稷。觀於此舉。可以得其人之槩矣。詞  
王之廟分何所。枕崇岡兮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

王。廟。兮。藏。然。王。中。處。兮。神。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邦  
之。人。兮。聚。止。歲。春。秋。兮。奉。王。祀。牲。牲。肥。兮。酒。醴。旨。王  
自。天。兮。來。下。青。龍。刀。兮。赤。兔。馬。長。髯。飄。兮。顏。渥。赭。王  
至。兮。入。廟。鐃。鼓。喧。兮。管。噏。譟。飲。且。食。兮。不。嘔。以。笑。吁  
嗟。兮。明。神。下。爲。河。嶽。兮。上。爲。星。辰。繫。降。福。兮。徧。此。邦  
之。人。扶。天。常。兮。植。人。紀。億。千。萬。年。兮。相。我。天。子。秩。廟  
祀。兮。自。今。維。始。

湖廣當陽墓祠記

明 薛綱

距當陽縣治西五里許。舊有義勇武安王祠。王之墓亦在焉。王死於建安三十四年十二月。以侯禮葬。此

邑人祠而祀之。創而復廢者不知其幾。入國朝至成化三年。僉事沈慶始謀建之。知縣黃恕復請於朝。賜每歲春秋二祭。祭禮雖不缺。而祠宇日就傾圮。十五年冬。福建姜君英來知縣事。下車首謁王。慨然歎曰。遍天下皆脩美王之祠。願王墓前。乃如是乎。遂捐俸爲倡。鎮守太監帝公亦有白金之助。經始於是年冬之十一月。落成於明年六月。姜君英乃令諸生請記。予惟王之義勇絕天地。窮古今者也。豈予文所能暴白哉。謹按史志以發揮其要旨。王當炎運衰滅。曹操虎視中原。孫權雄據江東。天下士羣然蟻附之。不

復知有漢矣。獨王與丞郡張飛南陽諸葛亮同心輔  
劉。先主雖流離患難。不忍背棄。下邳之戰。王爲曹所  
得。禮遇之甚厚。未幾。立効以報曹。刺顏良於萬衆中。  
奔馳歸漢。君子謂王明大義。有國士風。及帥衆取襄  
陽。殺龐德。囚于禁。威震華夏。操議遷都。避其銳。當是  
時。權能知春秋討賊之義。思魯肅以曹操尙存。宜且  
撫輯。關羽之言。益王士衆。併力北向。平定中原。斬操  
首。懸之藁街。與先主中分天下。漢吳相峙。豈不避歟。  
顧乃聽信呂蒙。舞智弄術。襲王於章鄉。王以誠信待  
人。不虞其詐。卒至敗績。王死。子平同死。不二年。張飛

亦死。雖有諸葛之奇謀。而力不能支矣。非惟漢不能  
支。權亦知唇亡齒寒。無以自固。卽上表稱臣於操。而  
篡漢之謀成矣。嗚呼。篡雖在操。實成於王之死。孫權  
呂蒙之助也。惜哉。雖然。自天地以來。人生孰無死。死  
而祠祀於一鄉一里者。不可得於一郡一邑者。尤不  
可得。况天下乎。若王之祠祀遍天下。雖婦人小子。及  
四夸八蠻。無不知王之姓名。壯王之義勇。其視魏吳  
君臣之死。輕重何如哉。予往見王之祠廟。在他郡縣  
者多靈異。其在墓所者。不言可知。豈非英靈義鬼。千  
載不沒。自足以感動人者歟。彼道家者流。托於天君。

天將之說。是誣王也。予恐是邑小民有惑於此者。敢併及之。

江南揚州關廟記

元 馮子振

大丈夫忠憤不酬於尺寸。而廟食滂沛於九州。功名不留於須臾。而義烈感慨於千古。長河之北。大江之南。陋而偏州。僻而近縣。枵然數十家之聚。輒裒金券。地畚土伐木。寧蝸庭一角。不敢虛丹牒於雲長之畝。宮寧鶉衣百結。不敢乏牲酒於雲長之祠。祀矧大邦劇邑。人物充斥之鄉乎。四百年赤帝子之璽。一旦睥睨於僥倖之奸雄。劉表無意於中原。劉虞隕命於幽

朔。卯。金。刀。之。冑。僅。懸。一。縷。之。墜。緒。於。樓。桑。大。耳。之。衰。  
宗。而。雲。長。奮。起。河。東。與。元。德。遇。自。爾。周。旋。艱。險。投。間。  
抵。隙。之。會。未。嘗。不。親。身。其。間。識。者。謂。馘。顏。良。於。白。馬。  
之。圍。不。如。破。孟。德。於。赤。壁。之。鬪。爭。魯。肅。於。益。陽。之。瀨。  
不。如。降。于。禁。於。襄。陽。之。攻。大。勳。垂。成。貉。夏。爲。厄。有。志。  
之。士。蓋。深。悲。之。嗚。呼。劉。元。德。展。轉。於。公。孫。樓。遲。於。呂。  
布。羈。縻。於。袁。紹。進。無。容。足。之。地。退。無。寄。跡。之。穴。四。方。  
響。應。之。初。乍。合。乍。散。乍。奔。乍。衄。殆。不。知。其。幾。矣。而。雲。  
長。不。肯。輒。去。去。輒。復。還。古。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者。耶。人。間。梗。概。之。夫。後。雲。長。千。數。百。載。所。以。願。爲。之。

執鞭不慕王之勇敵萬人不慕王之雄視百代不慕  
王能拓土列三分之漢鼎不慕王能赤手擎一面之  
荊州其拳拳向雲長之心特以其當賊操九州之地  
已有其七之時技窮力殫獨不忍背棄顛沛流離之  
元德耳彼張益德亦若是也英鬼凜凜雖死猶生廣  
陵之城隍西廡舊構祠祀雲長甚謹因邑人需予記  
是以掇拾王之生平衷懷如此故併書之

顛倒俱非是  
碑趙孟頫書

關志廣紀  
類編文內

江南太倉關廟記

明 王世貞

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之祠廟徧天下幾與學宮



浮圖塔其在吾州太倉者無慮十數而城西之巽隅最著其祀不知所繇始自癸丑甲寅間島寇內訌旃髡我郭郭而睥睨之間若有攝其鬼而祛之者諸將吏士人歸德於公之神稍稍飾廟貌而病吞蠶且前逼狹徑不稱萬曆庚辰飭兵觀察使臨汾徐公來謁而心動謀所以更新之會御史中丞絳州孫公首捐俸與羨廩金以庀營造徐公遷去代者饒州李公藏其役蓋踰年而廟成李公以徐公之緒言申請爲記世貞乃拜手颺言曰公自黔首起應募婦黃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蠃其

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

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於一綫未盡之息

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公之沒威靈著於遠邇

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膺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

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

景王水虛王至俠烈也吳興憤王楚霸王至仇猛也

伏臘割醜之所趣魏巫之所揚詡世史之所載記何

斑斑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響者激

生於一念之發而氣用於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為

之也記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

遠。悠遠則博厚而高明。麥城之役。公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於玉泉之刹。又垂五年而爲崇寧。再顯於蚩尤之戰。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公。其卹悍之靈。與供奉之虔。畧相等。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魑結侏儻之鄉。無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無論其雄武。卽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爲之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焉。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宋所封也。有曰西臺朗陵誠魔。

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我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李公聞而曰善。趨登百起處敘事最簡潔他本冗複者非

江南常州關廟記

有詞

明唐順之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公請於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明年倭寇復亂。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公協謀於總督

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讐國。吳不宜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爲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爲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爲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爲漢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蜮之資。必不爲侯。

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真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滅吳。豈有所私讐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彘。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尙困於亂賊。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侯非讐吳。讐其爲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爲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爲吳也。侯本欲爲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齋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繇此言之。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亂賊於吳者。倭夸

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爲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以羽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未可以爲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匝可二畝。相傳古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神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强者鼓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慧之。然則諸公之爲此舉。非特以答侯功。其所以作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

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績。增之式廓。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場場關侯。惟萬人敵。天稟異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爲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騰吳民。至于餘年。東南不淑。天墮妖星。島酋海穴。兇遜復生。競爲長蛇。薦食我吳。侯靈在焉。能無怒乎。夸刀如雪。手攀不展。渠魁倔彊。悉就烹臠。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實徼侯福。徼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異隅。



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踟躕。天玄髣髴。長刀大旌。  
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么麼小醜。  
承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懽喜。競如赴敵。強跳弱起。  
誰鼓舞之。侯有生氣。

顧湄曰。吳郡子城中關廟。有宋時石刻云。自今始非。

江南燕子磯關廟記

明 顧璘

祁城之北。大江之濟。有漢盪寇將軍關公廟。在燕子  
磯上。不知何許時立。靈貺昭應。人共虔祝。正德庚辰。  
武宗毅皇帝南征寧藩。駐蹕廟下。謂規制陋隘。不足  
以妥威靈。迺敕近臣恢隆門宇。增飾亭榭。冠巖履江。  
勢挾雄峭。復置清江道院於側。命道士守之。煥乎南

都一倖觀也。客有問者曰：將軍蜀漢之忠臣也。視吳爲讐，顧食於茲土乎哉？顧璘氏曰：天下之同尊曰義，人之大節曰忠。唯義故通乎四海，唯忠故貫乎百世。漢君天下四百餘年，率土皆臣也。末代昏弱，羣奸陸梁，稔惡逮操、陵，逼尤毒。幸而先主奮起帝胄，圖復高光之業，豈非忠臣委命之秋乎？將軍與孔明諸賢奉而輔之，輸誠布力，誓死無二。至於執節辭命，雖操信之而不敢逆於時，鯨吞虎啖之氣固已舉荆州而震許昌矣。孫權世臣之裔，効忠併力，共除餘閹，正其分也。徒憾拒婚之隙，納約儉確，推刃忠義，何其謬哉！是

以日月所照莫不嘉節烈而哀殞愛盡漢故地人心  
同憤何三方之異界乎故百世之下人之尊王爲義  
而不知將軍之爲蜀將軍知復漢爲忠而不知東上  
之爲吳人祠之將軍享之無不宜也今崇祠禋祀雖  
魏地皆然又何問新廟乎客曰唯唯抑斯地也危巖  
壁立下控幽涉江濤洶湧橫納其腹震風凌雨之夕  
尤不勝其悲壯然則公之神爽義烈宜其有憑焉者  
廟前有石無文道士陳永淳與其徒鄭德臣謁余爲  
之記

江南秦州關廟記

有詞

明儲瓘

古之英雄壯毅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禦  
大患。捍大災。其歿也。被其賜者。則相與祠而祀之。大  
者郡。小者邑。究其所及而止。爾若夫肇於一方。徧於  
天下。則未有如關將軍。漢壽亭侯之侈者也。侯河東  
解人也。當漢末。佐昭烈皇帝。翊漢討賊。及督荊州。威  
震華夏。吳人懼其偏也。潛師襲之。侯殞於難。時建安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侯在當時。義勇雄傑。稱萬人  
敵。計其麾戈斬級之所在。襄樊許雒間為多。其刺顏  
良。克于禁。尤駿偉竦震。故今孺子婦女。皆知侯之為  
烈。而駭以神之。然予嘗考其所以祀。則不盡如流俗。

所稱說也。蓋漢統之續絕。昭烈其人焉而已。而昭烈之進止視侯之存與亡焉。方昭烈之西也。侯以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吳魏之衝。侯拔襄攻樊。降其郡縣數十。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操稱善兵。議欲徙都以避其銳。何其雄哉。當是時。一軍向宛。雒。一軍出秦川。恢復之勢成矣。嗚呼。孰謂侯齋志以歿。遂使操奸大統。權裂漢土而王之。昭烈君臣始謀不集。乃寓國於蜀。憂勤經畧。竟不獲遂其祀。漢配天之心。千載之下。志士仁人。猶爲之悲嗟憤惜。思欲起侯而從之者。也是論之。則侯之祀。夫豈荆蜀之氓專也哉。不然。吳魏

之臣爲其主謀伐者抑多矣。迄今皆泯泯蔑有聞者。則國統之正。閩民志之從違。智力蓋不可恃也。已。江陵之難。侯及子平死之。歸然大節。與漢終始。宗臣遺烈。凜凜猶生也。又廟額所在。稱王洪武初嘗詔例。仍其舊。侯仗大義以討僭竊。其不卑侯而王稱也。皦然矣。故竝書以正之。秦之廟不知何所始。予以事禱。輒應。且慕侯之義烈。思以文字報焉。乃爲碑載其所以係民心者。而系以辭。侑其享云。辭曰。覽河山兮旣改。慨神之來兮。夸猶遭雲中兮。歷九州。宗國兮悠悠。鄴之中兮。江之左。彼何人兮。敢汗吾土。

叱余騎兮徂征。忽反顧兮千古。迎神神之去兮荆之野。

聯雲旂兮風馬。闔殿兮洋洋。髯如戟兮面如赭。揚漢

靈兮耿無方。奄四海兮皆漢之疆。驅厲兮降康。民欽

祀兮不忘。送神

江南蘄州關廟記

明 祝允明

天下之達德曰三。智仁勇。三德相濟則道立而名正矣。若夫成功其天乎。漢步既蹶。羣策角逐。英雄擇君。斯其時也。關公以為曹姦孫偏。未足為輔。幸而中山帝枝。合徒於涿。於是奔附禦侮。情同昆弟。則其智亦審矣。及答張遼之問。以受劉厚恩。誓死不背。立效而

壯舉

卷四十三

去終不可留。既而竟行本心。斯得則其仁亦篤矣。若夫雄壯威猛。稱萬人敵。爲世虎臣。當其沒七軍。降于禁。斬龐德。下羣盜。操議徙避。威震華夏。與夫刺良於萬衆之中。割臂於談笑之頃。則其絕勇天授。不假言矣。故知敵愾者。以武勇爲骨幹。而忠識爲斷裁。斯不易之勢也。然而事或未終。蓋天曆倏在。非人所及。亦世事有不幸之期。元運屬難。讎之際焉矣。或者病其獵中殺操之圖。爲疎鹵而失智。自馬顏良之殲。爲傷勇而失仁。殊不知苟無所報。則其身安得而遠引。許野之勸。可以見其素志。未嘗須臾而置操也。二者互



鑿足可相明。其與諸葛公不容漢賊兩立之志。激洞  
日月。蓋一貫而已矣。奚其病歟。公旣沒。蜀人祀之。其  
後徧於天下。代有崇廣。至宋大觀中。追封爲武安王。  
廟號義勇。而道家者流。乃復奉之爲神將。崇之曰真  
君。是又或一道也。蘓郡有廟在子城中。今存。淳熙三  
年。公牒石刻。蓋市戶俞拱等。請府判執狀以置祠基  
者也。其前後顛末紀載。兵火傷剝。與時銷沉。不可得  
而詳矣。宣德間。主廟道士張嗣宗。與廟傍民何淵等。  
謁告於太守况公。公懼然出俸金三十兩。并諭長洲  
吳二縣。共出金數如之。付道士爲倡。俾募衆鼎建之。

道士乃購木立殿三間。湯彥祥氏完其陶甃。以至禪  
宇翼舍。鄉人相與助而完焉。廟成。道士乞諸先大父  
給事府君爲文紀事。而以睽隔未果。今住持張復真  
以諉允明。因述廟事。發公之志。以勒諸通識云爾。言  
者多稱公爲王。及漢壽亭侯。王適沒號。侯亦撮所表  
封。雖挾漢命。非公夙懷。公所委質。誠在先主。終於前  
將軍者。蜀臣也。今亦本其心而稱焉。

浙江寧海關廟記

有詞

明

方孝孺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  
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

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  
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竒盛著。則爲  
偉人。當其生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  
舉世。故發而爲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竝明。與  
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  
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至。固其理也。人  
或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  
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

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已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擄。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獨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尙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忒。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姦雄。巨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所  
輦。大統重昇高皇孫。敕令神人下天關。虬髯虎眉面  
赤滿。寶刀白馬提三軍。敵良斬德如孤豚。扼荆取益  
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隕厥勳。神靈在天熠若暎。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勢莫原。羈  
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譏。  
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籥鼓喧。侯乘飛龍雲輶  
軒。萬騎扈從持旌幡。來如颺。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黷

神不餐。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類編記內少五

非句

浙江西湖關廟記

明張瀚

西湖青芝塢之東。葛嶺之西。背負瑪瑙。前攔跨虹。勝地也。邑人施如忠。邵萬鐘。顧英等。客燕涉潞河。風濤陡作。舟將覆。方竊伏待命。俄頃恍惚於空中。見漢壽亭侯。率諸河神。拯救獲免。歸而謀以祀侯。選勝得前地。遂捐貲募勸。鳩工聚材。為建祠焉。祠周環堵。前關中殿後寢。各三楹。兩側各二楹。旁設庖室。以居灑掃。黝堊丹漆。舉以法工。始萬曆十五年。季冬落成。十七

年季春。司禮三河東瀛孫公督造茲土。廼去祠數武。築石爲坊。題曰義勇武安王祠。從所封也。英等將勤珉垂紀。徵言於余。余自束髮從仕。行役四方。幾遍。顧上惟京師。以及遐陬僻壤。未有不貌侯而祀者。蓋遍宇內也。夫枌陰好時。祀各以地。朝日夕月。祀各以時。肆類禋望。柴秩升中。亦各四岳舉之。廼侯獨無時。無地而靡不虔祀者。何蓋亦感深而應速耳。夫侯之爲行。黃童白叟之所知也。試觀古今君臣之際。有如侯之事昭烈哉。間關河北。不以新舊易心。虎視荆襄。不以盛衰改節。南絕討鹵。不以私交廢義。北敵強瞞。不

以單師却顧。惜漢祚弗延。餘灰未燭。卒之鼎足形成。身殲討賊。豈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非耶。蓋侯之忠貞貫日月。誠信格金石。其在天爲星辰。其在地爲河嶽。萬世之仰侯者。舉日常若見之。焄蒿悽愴。蓋不待伏臘歲時。奔走承祀而始著也。夫平安無事。所感旣深。一旦臨險阻。蹈不測。非呼天卽呼侯。而侯之神在天下。又若水在地中。隨取隨足也。故其應常速如響。夫感深而應速。則慕者與德者合。慕則思深。德則無斲。此侯之無時無地而靡不虔祀。有以哉。司禮公與邑人之共是舉也。精誠所通。錫福盼蠻。使年



穀順成民無天札物無疵癘以惠澤一方豈淺鮮哉  
余雖不能文顧慕侯而德侯尤切也。迺忘其固陋而  
僭次如右。

浙江孤山關廟記

國朝 陳秉直

帝祠遍天下亦猶國學郡縣之祀孔子也。其大義彪炳神威奕奕貫天地亘古今者。自漢至今賡歌贊頌亦既無德弗彰無嫩弗盡矣。又何所進其揚。扪哉。雖然其義同而廟貌異則可紀。其神同而地異則可紀。其貫天地亘古今同而時移事異則又可紀。曷言乎廟貌異也。春秋懲亂討賊皆誅意之文也。凡意之所

發其初多惕於綱常名教而不敢肆。一佐之以膽。則  
兇暴縱恣。潰決而不可收拾。此獨建臺而照膽。鑒臨  
赫濯。如見肺肝。瞻拜其下。屏息惴惴。不敢萌不肖之  
心。帝之照膽。正夫子之誅意歟。曷言乎地異也。昔帝  
提偏師鎮荊州。東拒吳。西扼魏。前無與援。後無與應。  
昭烈君臣遠征在蜀。勢亦孤矣。龍飛鳳舞。自天目至  
南北兩峯。皆聯屬迴環。若互爲聲援者。而孤山巋然。  
獨處湖中。與當年提孤軍吞吳魏。氣槩大小不同。而  
景象畧同。地與神會。非僅冕旒端拱。金碧輝煌而已。  
至於其時其事。又何以稱焉。廟固唐之永福寺也。越

數百年而祠帝。至明季甲寅。夢感宮掖。天下咸易像。新廟。有金中丞學曾者。先是撫閩。得神助。屢殲倭寇。於海上。奏功盟府。歸而新之。昭神貺也。今天子當陽。適閩氣蠢動。親王貝子。統禁旅至浙。謁廟瞻禮。亦甲寅也。從此摧枯拉朽。馘斬羣醜。浙閩復見清寧。於卦得復。謂非時歟。夫自王而帝。歷代已極其尊。而漢壽亭侯章。獨存於斯廟。則知帝之乃心漢室。千百年如一日也。夫失之者不知幾何年。得之者不知幾易手。而故物復還。其事甚奇。非帝之神。帝之心歟。此豈徒事尊奉者可同日而語哉。惟是歲久。棟折榱崩。

祀嚙垣圯。并基址。亦有侵軼者。不得不亟爲清釐。亟爲修建。而軍事旁午。弗獲舉行。卽都人士謀所以新之。亦時絀舉。盈未能也。會予奉 俞旨。提督軍務。撫標復設。左右兩營。簡練勁旅。徵調出師。諸甲士羅拜帝前。禱祀得吉。當鼠賊逆。我顏行兵始交。若神威顯赫。助順誅逆。以致我武維揚。蕩平逆孽。帝之力也。凱旋願新廟以報。捐貲恐後。而紳衿士庶。亦樂襄盛事。爲屋若干丈。鳩工庀材。斲者削者。築者畚者。丹而黝者。邪而許者。馨鼓弗勝。不數月而落成。夫翬飛鳥革。稱壯麗者。不知凡幾。丹篆蒼崖。銘帝德者。不知凡幾。

而斯廟也。之神之地。之時之事。有不同於他廟者。故足紀云。

山東肥城關廟記

明 吳國倫

肥城故有關侯廟。當邑之中。不知創自何代。至以王號號之。御史中丞李公。未第時。嘗下帷廡舍間。睹記邑父老。歲時伏臘。更相主進。持醵錢聚賽。爲樂。其有兵荒疹癘。及昆蟲豕鼠之害。雖至微細。輒相率磔雞刺彘尸。祝而禳之。以爲常。云弗賽弗禳。卽家懼而人不自安。史噐氏所謂神依人而行。固然哉。後中丞公宦遊。且若干年。廟日就蕪圯。幾鞠爲場。隆慶改元。邑

父老聚而慮材鳩備。一新其故寢殿中嚴賓廬在序。庖福度井各適其所。繚以丹垣。扞以重門。又築臺可數仞而亭其上。以懸鐘虞。由命期以迄完繕。曾不期月。邑父老之賽且禳於斯者。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中丞公迺以其意屬予記。予按雲長以漢前將軍遇害江陵。後始追諡壯繆侯。未有王號而追王之者。母以竦意臚語。有如蔣帝。茅司徒之稱。不必有據也。夫廟以妥神而稱之。以其所不安。予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磔雞刺豕。賽且禳也。今尊神而庠其禮。將饗之乎。予故先正。

其名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而肥祀爲猶有名。何也。以侯嘗策馬斬顏良。解東郡之圍。一時英風至今凜凜。在肥故東郡下邑也。祀典所載。功施於民。其庶幾當之。夫侯之血食。旣有所從來。齊魯人好義。又其天性。故宜世世祀不廢。乃予聞於古之人。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夫神依於人。志帥於已。志未定而聽於人。是惑也。人未協而聽於神。惑斯盛矣。夫侯合徒翊漢。虎視孫曹。忠勇稱萬人敵。蓋人情所共震也。諸父老聞侯之風。舉邑而嚮於義乎。是侯之有大造於邑已。不然。人不我與。神

將焉依。且父老獨不見侯之起也。以亡命而其遇害也。以樊之捷。由斯而談禍福。嘗相倚侯。尚且然而况於人乎。能無慎哉。中丞公其以予言告父老。并礮石而碑之。  
胡應麟曰是記有侯當麾蓋策馬斬顏良此語誤按本傳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讀當以麾蓋為句使良不建麾蓋則萬衆之中羽何由別而刺之吳素有才名豈偶未及詳耶因刪此二字王復禮曰未有侯不能自為命而又能於百世後禍福乎人哉大失立廟之義因改侯尚且然

河南光州關廟記

有歌

明 喻時

郡治西北隅。故有關侯廟。當城之麓。偏倉右。不知何許時創也。歲久屋老。湫隘不治。時居附近。往往感侯



夢於髻稚。於京輦。於晉之路村。願一葺焉。未能也。乃  
丁未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六月又不雨。是爲錢塘  
高侯冕守光之明年也。閔焉。遍索神。不辭道里。步以  
禱。而加其虔於侯廟。已果大雨。四坳權洽。侯之靈護  
居多。高侯曰。忠義民軌也。匪揚則淹。災沴民厲也。弗  
驅。乃傷驅。厲於神。揚軌於吏政。常也。乃割倉之隙地  
若干弓。捐俸若干金。爲侯廟弘焉。因是郡學士張武  
輩益厥址。房已成。輩構厥會。里舍人閻偉劉昇輩董  
厥役。巖者獻木。壑者獻石。積者獻貲。壯者獻力。斲者  
獻巧。巧者獻能。巖以像。崇以殿。翼以廊。重以門。繚以

垣民不病而望隆然異往格矣高侯之所以爲兆人  
圖也蓋獲時宿心云廟告成僉謀紀石徵言焉時因  
得而論曰漢運剝撓炎祚頽唐城烏宣怨於童謠宮  
麋徵亡於宦孽大廷虛器中區沸羹挾帝者無臣僞  
署者無君魏瞞陰賊吳豎亂雄智則有若彘攸勇則  
有若瑜肅莫不委伏臣妾於其間迷臭腥而墮草壤  
飈回夜暗紛不知有朝旦也侯秉靈條崖沐芳涑川  
洞該麟史之畧冥會人心之天解梁奮拔涿鹿合并  
參真璧於亂珉識獨鶴於羣雞帝室之胄一見盟心  
躍馬夾龍長虹夜噴是故封還曹金橫刀拜書不爲

難謝絕吳婚峻辭大詆不爲險刺良誅德獵禁降脩  
不爲猛征樊討襄指許顧維不爲異徙都之議操如  
喘鼠使天假炎德則反正猶踐機爾夫何醜正惡直  
朋爲禍區。蛾射猪。嚙頓失隆勳。君子於是飲泣於章  
鄉云。雖然。熊虎奇氣。單騎萬人。義烈高風。雄視三國。  
世之魁傑推服侯者紛矣。豈遂短謀取敗。倒如陳胡  
曲儒之所妄疵也耶。蓋天下有大節。是在我。惟義焉。  
天下有大運。是在天。惟命焉。商宗之世。而傳說昌。周  
宣之世。而方叔強。魯公之不殞。唐室之不陵。岳飛之  
不死。宋運之不替。侯之榮謝。漢實係之。漢興則侯存。

漢已不競其謂侯何。是侯之可者我而不可者天乎。可者義而不可者命乎。是故來而能入往而能神生而能英死而能靈。歷代追秩明朝渥典列廟於龍朔。鯨浸廣祀於日域。月窟無象無不象。無感無不感。蓋英風積則颺正氣鬱則顯精多而竟強者變化之奧也。昭天而在上者聖賢之餘也。侯之所以百千萬年。凜凜嶽嶽如生如見。呼而答。禱而應。凡以廟貌血食饗者定理也。祭法也。豈賈與幻哉。繫以侑神之樂歌。

三章

維麗天兮星辰。龜躔鶉次兮妖雲怪氛。侯德燻閭以

峴巍兮千古靡淪。維麗地兮山川。風垂氣舛兮石  
泐。波漩侯祠。璫錯以彪。鴻兮千古靡遷。維麗人兮  
綱常昏衢。夢境兮貞彫元喪。侯烈天嶠。以洪。壘兮千

古靡忘。三〇類編記前  
刪十四代非

廣東佛山關廟記  
國朝 袁彭年

關侯廟食歷千百年如一日。自賢士大夫至婦孺。廝  
養。頑殘奸宄之屬。靡不凜凜明威。祀事之盛。今古罕  
匹。一言以蔽之曰。忠義而已。然侯忠義大節。與吾道  
表裏維持。世教翊贊。皇猷自可揭日月而行。天地之  
間。不必神其事於渺茫不可知之域。尊其禮於最上。

壯繆

不可加之途。始彰靈應也。乃羣生競思邀福。二氏爭相借重。於是誕幻謬悠。淺俚不經之談。盈天下。小子彭年。久有慨焉。欲舉其說以質於侯前。逡巡未遑也。世丁多故。粵烽少靖。建侯廟於佛山之濱。荅神貺也。廟成徵記於彭年。請得就所疑而正告之。大都侯廟祀位號與種種流傳之迹。俱宜質諸侯心之所安否。則雖尊弗歆也。雖靈弗任也。雖依稀近似弗孚也。侯負蓋世威名。其秩則一前將軍假節鉞耳。曹公拜侯偏將軍。封漢壽亭侯。雖操意承漢制也。侯已斷斷不可矣。侯豈以秩重者哉。侯之心。生死戴漢。卽前將軍。

至今侯歆之也。自宋述元。進而武安王矣。徒而英烈王矣。抑猶進孔而文宣之也。雖侯心弗存焉。而存乎尊侯者之心。則猶亡於禮者之禮也。宋徽宗追封崇寧至道真君。贖甚矣。三百年來。協天伏魔大帝之封。此胡以稱也。以侯威德。崇以帝號。詎日不宜。然使異時下禮官太常博探廷議。攷按舊章。自有正大徽稱。僅一中使從內降口宣。未經部覆報可。遂爾喧傳中外。此何等事。而草草若是。即且帝可也。帝而協天伏魔。不等於黃冠道士。天尊天師種種矯誣不倫之稱乎。決非侯心所安也。按洪武二十七年。建漢壽亭侯。

廟於雞鳴山之陽。永樂北征，遣祠官祭告，亦仍此稱。祀典載祭漢前將軍曰侯曰將軍。昭侯志也。赫赫休聞，焜燿今古。奚取於王與帝而榮之。永嘉張文忠。汰文宣之號而易以先師。論者韙之。今末流沿襲既久，驟更且駭，妄意於帝號中取協天伏魔四字，易之庶稱名正而褒崇之典光，或可邀侯之一盼乎。所欲質者一也。侯諡壯繆，至今壯之繆之也。攷諡典名與實爽曰繆，惡諡也。此可擬侯乎。說者曰：繆與穆同。禮大傳：昭穆曰昭繆。漢儒林傳：穆生曰繆生。秦魯二穆亦作繆，無傷也。然則敬宗而繆，奸也。檜而繆，醜也。亦可



以穆訓乎侯固非一字所能晦而蒙誣襲舛安爲固  
然其若易名之典何獨不可下禮官一折衷更定乎  
號則加至於無可加諡則仍其所不可仍真不可解  
矣所欲質者二也侯之精爽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  
嶽神理綿綿自不與氣運俱盡說者謂侯歿後歸依  
天台智者禪師開山建刹種種靈異遂爲玉泉山伽  
藍侯遇害在漢建安二十四年而天台智者卓錫玉  
泉在隋大業間相去三百餘年不知未依智者以前  
此三百餘年精爽又何憑也相傳楚臣靳尚爲攝山  
伽藍忠佞同階位置固若是盪乎侯尚不欲與黃忠

同前後將軍而肯潤跡佞人乎恐不足以妥侯也所  
欲質者三也瓜李之嫌爲中人言耳侯之心事如果  
日當空幽遐洞徹秉燭自明何謂者哉且誼同嫂叔  
鄉黨自好能勉之而以爲侯之大節何衆人乎侯也  
壽傳表註俱不之及虛謬可知潘氏踵小說之譌遂  
爲後人口實指培塿而頌嵩岱之高豈有當哉所欲  
質者四也此皆姑舉其大者約畧言之其他謬妄未  
易更僕有能辨名覈實存雅削誣取從來相沿之陋  
而訂之於一旦非千古盛事乎竊有望焉而未敢必  
也至佛山爲上游重鎮五嶺襟喉侯之居歆茲土也

水息鯨鯢。市清豺虎。必有克相於冥冥之表者。又何  
俟彭年之縷縷頌言也哉。聊述所疑而次之。爲記。俟  
觀風者採焉。

貴州神武祠記

明 郭子章

神武祠祀漢前將軍壯繆侯關雲長也。將軍佐蜀漢  
以戰功封侯。歿後世崇祀。封武安王。又稱王。晉人以  
王行不詭於聖賢。又稱聖賢。萬曆己亥。予祇役於黔。  
受命討夜郎。離西昌夕。夢神戒予周慎重默。示賊平  
期。予入黔逾年。始會楚師入播。不五月播平。悉如王  
旨。乃於署東建祠祀王。題額神武。命兒陵入分書之。

陵請曰。神武之意。謂何。予曰。子學易乎。易曰。吉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始。之。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夫。惟。洗。心。也。而。後。神。且。智。惟。神。且。智。也。而。後。能。成。神。曹。瞞。猜。忌。殘。忍。夫。人。知。之。矣。戮。楊。德。祖。誅。孔。文。舉。不。翊。几。上。肉。獲。元。德。妻。子。不。殺。猶。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爲。也。遇。王。殊。禮。不。殺。與。爲。我。用。賴。以。驅。馳。也。白。馬。之。役。王。以。報。効。辭。去。必。不。爲。操。用。乃。禮。而。遣。之。庶。幾。長。者。之。行。豈。非。洗。心。藏。密。卽。猜。忌。殘。忍。之。夫。亦。足。少。動。其。良。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桓。匡。

殺機已萌。而猶恃生德之天。與未喪斯文之天。以自  
免。王誠如金石。義動鬼神。此心之丹炳炳。千古曹瞞  
卽桓匡。其如王何哉。

貴州關索嶺壯繆祠記

國朝

李澄中

自京師南下。過雞公背大坡頂。西上爲關索嶺。嶺半  
有關壯繆祠。祠外三十步許爲啞泉。廟前修竹萬竿。  
大如椽。高十餘丈。名綿竹。可織垣索之用。古所謂孝  
竹也。廟後有泉。周厨內甚甘冽。時廟初修。主僧索予  
記其事。考蜀志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公爲前  
將軍。假節鉞。是歲公率衆攻曹仁。旋敗卒。是公初未

嘗越荆州而南也。而滇黔所在皆有武安王廟。豈以關索之故。推崇其家世而然歟。據志。公長子平。同殉難於臨沮。次子興。弱冠爲侍中監軍。數歲卒。未聞有名索者。豈史軼其名歟。抑傳聞失實歟。相傳明初馬都督躋是嶺。見祠內奉木主。書漢將軍索。乃具疏上聞。報可。嶺遂以是得名。蓋荒哉。弗可考已。要之。公之忠勇。貫徹天地。事雖影響。人皆樂得而道之。此以見忠義之在人心。千古一日。覩斯廟貌。儼然動雲旗。風馬之思焉。則雖謂公之靈。爽日往來於荒巖叢箐之中也。詎不可歟。從來事關風俗。人心縱矯誣失實。君

子猶樂得而從焉。謂其爲扶持世教之一助也。區區  
關索之有無。又烏足深辨哉。

關氏祖塔記

金張開

義勇武安王世祖解人。興於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  
輔蜀先主。佐漢立功。伏以大王勇畧天資。英謀神授。  
盡忠義於先主。不避艱難。棄富貴於曹公。豈圖爵祿。  
當時志氣。曾分主上之憂。今日威靈。猶賜生民之福。  
今者本莊社人王興。將一千五十四年前祖塔。重加  
完葺。伏願神靈降佑。一境之中。萬事清吉。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令開爲記。畧紀大王威德之萬一。深負惶

恐是記文短而詞俚載之者以祖塔無記且出於古存餽之意也

### 常平故里記

國朝 成肇璋

壬戌之秋。余薄遊解梁。獲瞻崇寧宮廟貌。足慰生平景仰之懷。而常平村。係侯故里。未及躬詣其地。夙夜耿耿。緬懷北上。在邇安可覲面而失。遂邀二三知己。聯騎偕行。出自東門。溯鹽池之濱。傍條山之陰。郊原脩坦。如砥如矢。黃花棲烟。槐柳相接。行二十里許。一望金甍翠樹。佳氣鬱蔥。面對青岑。背環碧沼。歌臺新翬。華表屹峙。入門瞻禮。聖像莊嚴。殿前有浮圖一座。高可三丈。廟視云侯考妣窀於此。照山阿曲中。乃侯



祖壠存焉。村社居民。每逢歲序。春秋祭賽。演劇南北。迭向以奉祖禰。晨金暮革。有道紀以蕪爐烟。徧閱兩。廡雲龍篆額。鳳蟲蒼苔。纍纍林立。皆歷代紀述。頌。颺。之文。鏘鏘多剝蝕。難以卒讀。獨念數千里。身歷聖域。日且中天。行有餘晷。何可信馬輕歸。有負靈源勝蹟。於是藉土著前導。拉伴南登山阿。祖塋至山麓。約三里。進谷口。下騎褰衣。魚貫蟻行。溪澗蟠紆。水石衝激。或遇懸崖。欹壁。徑路不通。攀緣而上。兩岸層巒疊嶂。凡五七轉。三二里許。始達其處。向背皆高山。周遭環抱。羣峯交擁。勢馳萬馬。左壁像旂幡。右墩肖臺帳。青

白崢嶸。雀武緊峭。真毓聖之宏規。鍾靈之異境也。元  
堂僅畝許。綠以甃垣。甃以礪石。山爲屏而溪爲帶。馬  
鬣可隱。貞珉宛然。卽侯祖考石磐公佳城也。蓋自漢  
末喪亂以來。湮沒千五百載。至今康熙十有七年戊  
午。始顯靈於二子衿。而脩復於衆紳士耆民。豈不異  
哉。其始末感應。并侯祖考諱字生卒年月。或得之傳  
聞。或託之夢兆。備載碑記中。茲不復贅。恐後來仰止  
者。未能躬逢其盛。聊述其槩。以誌表彰云。

關三郎廟記

宋 張商英

李冰去水患。廟食於蜀之離堆。而其子二郎以靈化

顯雲長死國事。神憑於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異著者。有子克家。幹父之蠱。如易之乾坤。不居正位。而寄功用於六子。與索之。而若虛迹之。而非無福祥。簡簡以介其善。災禍號號以驚其惡。疾而禱之。有時而瘳。曠而禱之。有時而濡。孕珍草而發嘉禾。驅魍魎而屏夔魑。林藪幽深。無蛇虺之齧。檻穽不設。無虎豹之虞。蓋人力有所不能者。其鬼神之所司乎。嗚呼。關侯父子。驍勇猛銳。生於亂離之時。以金革戰鬪爲事。身死家破。客覓鬼於覆船山之下。遂與玉泉相表裏。初。皓老新關侯廟。屬予記其始末矣。後三年。三郎祠。

成當陽縣明府。又以書來言曰。承皓七十老子。布衣糲食而勤於營繕。以維持像教為志。有足尚者。公其再書之。乃承其說為之記。王復禮云。內有大士真諦佛力方便數句。刪去。

關侯印記

宋司馬知白

關侯忠勇殞身。國事莫濟。廟食當陽之玉泉。迄今千載之下。稟稟若生。四方依向。奠祀不絕。日雨日暘。其應如響。人咸敬而畏之。紹興中。洞庭漁者獲侯印。競以為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之。移文荆門。送還公廟。印徑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

冬元菴摹畫印狀其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  
丈光發於函蟬燭楹廡亦異矣哉噫公之歿世寢遠  
城郭丘壠日就荒蕪而佩章獨存畧無訛缺自非神  
物護持安得如此其久且全耶寺有仁宗皇帝所錫  
龍角二物亦與此印同藏名山永爲鎮寶焉余與元  
菴爲方外遊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如公生平功烈  
具在蜀志歿靈顯烈則見於前人碑碣茲弗及也時  
大宋淳熙五年三月

摹勒關壯繆侯像記

明 冒起宗

予生平嚴事侯屢有神會範金爲像出入奉之甲戌

秋分憲曹濮乞靈整旅。萑苻氛靖。建節州城內外三  
祠。爲文以紀其自。憶楚黃友人朱咸一。曾爲予言。萬  
曆己丑。雲間侯大將軍繼高鎮浙時。於二月六日。誓  
師出洋。防江夢侯張弓東向而射。若有所指。遂獲花  
腦狼岡二捷。後龔侯像於粵。用昭德祐。蓋宋馬遠筆  
也。予竒其事。冬杪遣力迎石本像於咸一家。旣遣流  
賊犯汝陽道中梗。乙亥首春。予督數道之師。設防於  
曹單上下三百里。黃河順流之北岸。先是元旦。予卜  
籤於侯。有百千人面虎狼心。賴汝干戈用力深之句。  
時已陰有所指。然風鶴杳如也。此賊騎數十萬薄陳

宋相距咫尺。殺人如草。烽光如晝。駘駘治纜。筏爲北渡。計予枕戈衽甲。衣不解帶者三旬。仰藉神庥。出奇獲醜。收艦緝奸。賊偵其有備也。引而去。曹單一帶。幾無異於花腦狼岡。亦爲二月六日。而所迎畫像。適從間道。浮江歷淮。至若有翼而護之者。因藉雲間名手。顧君公彥。重勒於石。以傳。且以見萬古忠靈。與奔走禦侮之臣。無時不相昭格云。

燎鼎記

有贊

明

張邦土

解梁。關王桑梓里也。故立廟焉。曩余謁廟。有鐵鼎屹然。諷之。則曰燎鼎也。余嘆曰。祭用燎。禮也。古以幣帛。

今兼以楮錢。時世之殊。不相沿也。創茲以爲燎具。不於地以示勿褻。作此者。其知敬乎。茲者鄉人劉相來。諗曰。燎鼎之鑄也。倡之者相也。翼之者張廷錫陳忠張世臣樊聰也。聞風捐施。以襄厥事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成已五稔。敢請記之。石垂厥不朽。余乃曰。制器所以告虔也。告虔所以昭衷也。刻石所以紀事也。紀事所以誌心也。倡而創之者。謂之誠。翼而贊之者。謂之義。聞風而襄之者。謂之大同一事。而三物寓焉。余作記。其誰曰不然。且汝云不朽矣。知王之不朽乎。汝儕鑄此矣。知王之鑄我後人乎。蓋德厚者流光。功赫



者譽揚。澤溥者淑。昌王際火德之式微。遘鼎峙之勢。亂輸赤昭烈。扶漢討賊順也。秉燭別嫌真也。力辭僞爵廉也。寓志春秋。秉心淵塞。其克厚矣乎。西定襄陽。扼險要也。東拒曹瞞。圖中原也。南阻孫權。志恢復也。威震華夏。氣貫虹日。其克赫矣乎。後之效助者。式其順。隅介者。刑其廉。度衷者。範其真。考世以作求者。適其功德。其克溥矣乎。嗚呼。流風裕世而不斬。後人仰止而私艾。夫是之謂不朽而鑄我後人。嘗前聞之乎。曰未也。余又太息而告之曰。天下之事。人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天惟弗能。故時睽而勢違矣。雖有

人力將焉用之。故王智勇能樹益州之業。而不能致  
君之必王。能威敵人之徙都。而不能集三分之大統。  
能坐歿呂布。顏良之悍暴。而不能衛其身於呂蒙之  
襲。竄其囿於天者也。豈惟王哉。虺蜚未誅。而先主已  
殂。隴軍方出。而營星夜墜。何莫非天耶。然天嗇其遇  
而人厚其報。雖死其身而不死其神。凜凜生氣。至今  
爲吠。血食之世享也。其以是歟。相曰唯唯。乃爲之記  
曰。雖茲鼎之鑄。凡用鐵若干。工費若干。高幾許。圍幾  
許。鳩集經畫。一年乃成。記已。系之以讚曰。

炎祚未禛。天柱杌隍。僞吳狼據。老瞞鼠竊。於昭帝胄。

摩清載切。腹心臥龍。爪牙人傑。倚惟闕王。桓桓上將。  
允武允文。厥猷克壯。薄奮德威。許風南向。殺伐用張。  
魑魅瞻喪。折衝敵愾。赫赫厥聲。帝胡不憖。號我干城。  
齋志弗伸。大勳靡燦。天方薦瘥。人力奚勝。顯顯令德。  
神采騰奮。英爽昭假。啓佑有衆。鑄茲燎鼎。相彼翁仲。  
禎祉申錫。血食無亘。諸刻作燎鼎。銘無記。類編刪贊四句。俱非。

開顏樓記

明唐順之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雖小孺女子。  
皆能歷歷道之。若目中視。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  
會以至於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

蒸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鄉人也。解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樓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太守東平解君情捐俸金。令儒官張濡道正楊演澄。鄉人姚安李芬賈世榮孫著等。復醵金葺之。廼樹坊於南。以承樓之缺。又建坊於午門之南。廼請涇野公題。如在其上云。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將軍得賜饒鼓歌吹。其歿而葬也。得用軍陣。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濡等囚鄉士大

夫正郎丘君東魯來請文。按侯始識元德於草莽。卒  
然之遇。而遂授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東  
西奔竄。而其氣愈不可奪。窮於俘鹵之中。而其志愈  
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雄勇冠世。  
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  
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  
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  
其伸吳也。迺足以自斃。噫。此亦有數焉耳。且使侯爲  
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劍死綬之將也。摧鋒  
拔城之將。勳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綬之將。風采傳於

後世勳庸在當時者身歿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旣遠而愈悲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慕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歿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儼仗而好氣而慷慨毅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推先軫狼臯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冰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元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臯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

多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慎伎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竒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仗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山西通志  
刪削作論

非